

# 一出声便俗

■介子平

表里山河,天险之国,晋地北枕三关,南应中条,太行绕于左,吕梁耸于右,太岳为砺,黄河为带,祥山朝拱,汾水环流,形势之胜,莫过于此。地封闭,人彪悍,健讼者,重契约,居乡起纠纷,经商则守信用。

田瘠薄,气刚劲,县志描述平遥地理人文,“健讼尚侈,虽唐尧遗墟,而婚丧尤奢”。光绪八年《平遥县志》云:“遥俗健讼,固其本习,至平居里闲及市井之间,片言相左,拳殴挺击,刃刺甄石齐下,惟恐不死。或以睚眦;或以语言,或以数十文钱致杀场者,率以为常。故命案日日有之,及陷罪当坐,则懵然而已,至于受笞公堂,忍死吞声,不出一乞怜哀语,杖刑之下亦不移地尺寸,即有痛楚弗堪,滚离所伏阶墀地。或上下左右者,乡里率薄鄙斥下之,以为非夫,此人终世为亲故所不齿。当杖之时,父兄持瓦石立堂外,谓之曰:‘汝如敢移那尺寸地,即非吾子,出衙吾即立毙汝矣。’以故忍死受责如木石人者,其悍且愚如此,盖天下所无也!而畏官府复如神明云。”人各有其格,根本在灵



元 佚名 倪瓒像

魂,好汉做事,后果自担,古镜神照,岂可退缩。受辱虽难堪,竟成其高光时刻,事发的对错已不重要,惟有不屈隐忍,似可挽回荣誉。

少慷慨,重然诺,登高不栗,入水不濡,入火不热,意气之士多矣。黄土高原十年九旱,晋祠难老泉、介休鸳鸯泉、洪洞霍泉等等的泉域争水案,史不绝书。遇争持,百姓攘攘,讼靡宁日,乱狱滋丰,簿牒稠浊,官府无计可施,民间自行解决。设

鼎镬于寺庙,捞铜钱于油锅,各村好汉你断手指我断腕,面不改色,口不吱声,比的正是勇气。所谓勇气,视死如归、镇定以对者也。急公尚义,出乎其性,也出乎其地。

肩膀瘦扛不住冤枉,脊梁薄背不动黑锅,匹夫见辱,挺身而出,风怒欲掀屋,拔剑而起,雨来如决堤。一生一遇之事,忽然前降,以致没有考虑的余地,不违人伦、不出尊严即是。天地无古今,人心生治

乱,人人都在牺牲者的行列,早晚而已,遇事何须慌张,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,有些人的罪名,就是对他的赞美。

好汉如此,文人也有事迹,北地如此,南方也有迂人。一日,张士信与宾客游于太湖,芦苇间散发阵阵异香。师爷告之,倪瓒吟诗作画时必要焚烧异香。遂遣人搜索,果自舟中找到,拖出后以木杖毒打,几至毙命。南方的冬至不太像冬至,恶人的木杖北风呼啸。百口莫辩,默默忍受,始终噤口未出一声,事后仆人不解,“何苦不吭一声”,对曰:“一出声便俗。”心不俗,人即不俗,木心认为这便是其美学纲领,此话倪瓒用过一时,木心用足一生。

不作无益之文,不写有媚之字。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认为碑学有十美:“一曰魄力雄强,二曰气象浑穆,三曰笔法跳越,四曰点画峻厚,五曰意态奇逸,六曰精神飞动,七曰兴趣酣足,八曰骨法洞达,九曰结构天成,十曰血肉丰美。”字如其人,字喻其人,名曰“十美”,实则“十不俗”。

# 再读包世臣家书

■朱东旭

当今不少书家,知道泾县包世臣(后简称先生)作为晚清嘉道年间著名的“经世学”家、治水专家、文学家、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人可能很多,其著《艺舟双楫》书论文献,不仅被清末士大夫和书家推崇,直至近现代乃为无数书法家膜拜敬慕,至于读到先生家书者,更加微乎其微了。

近三年,我在修改《包世臣先生传》时,又一次翻检1981年上海书店印发的《清朝野史大观》,再次读《清朝艺苑·包世臣家书》,字字句句,蕴藏着清代士大夫重义、重情、重孝的道德操守,让我感叹,让我唏嘘。

先生于乾隆四十年(1775)生,卒于咸丰五年(1855)。字慎伯,自称包安吴,皆因东汉泾县西南乡设安吴县,包村属安吴地,故称。作为家中独子,自小聪慧,深得其父宠爱,七八岁随父赴白下(南京)学文读书,先生十八岁时,父患痔病回归包村养病,为生计所迫,先生在包村种地、教授童生,非常之苦。二年后父亲去世,先生开始交游求学,并在嘉道年间彰显大名,行走在朝廷相国,一二品大员、封疆大吏和两江总督之间,任地方治水属官,或任朝官幕僚,并在嘉庆十三年(1808)中举,道光十五年(1835)以“大挑”一等任江西新喻知县,后因母逝,丁忧三年后履职一年不足,又因改漕粮税法,被地方“两院”以“名以减免漕民税利之由,实违国朝漕税之法”罪,弹劾辞官,开始卖文售字以谋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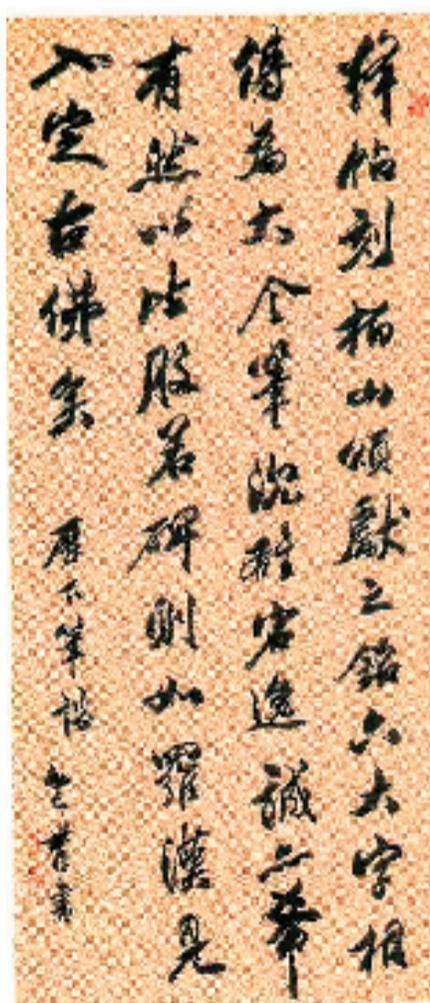
故先生一直“落拓江湖难以归家”,与妻文氏生三子二女,长子包诚,次子包画,三子包廉,二女令媪、淑媪。家中老母、妻子儿女均由大妹协助关照,使先生一家平安静好,深为先生感激。道光十二年,包画以国学生资格任职湖南署府陆祁孙(江苏阳湖人)属官,想让表兄阿辛(先生大妹的继子。妹夫病故,大妹带阿辛回娘家生活),到署府任衙役,以获官薪谋生。道光十三年,先生长女令媪嫁亲家江苏阳湖

张琦次子仲远为妻。回程途中,先生获知阿辛至今仍在包画家佐事,并没在官府任职,薪水仍为四金,大妹内心不快,先生自然有悟。后来又想,包画没将阿辛纳入府署入职,是否有意避私?如果这样也没大错,但阿辛薪水过少却是事实。

不久,包画公差赴白下(南京)办事完毕回家,先生与包画说起阿辛任职情况,包画答先生回署就办,不知又为什么但仍依旧,大妹内心存怨,先生心中有气。这一天,门房接包画一信,读毕,借回信之机,先生书下这封措词激烈的家书,训教儿子,这就是先生家书由来。

分析家书,我们不难发现,包画以月薪十金(一金,兑银大约十两左右),付四金表兄也可谓不少。但先生却认为太薄也是有理由的。清康熙年后,不论朝廷命官,还属官府衙役,均按职位不同,除去年薪月付外,还有若干不等的车马费、招待费、笔墨纸砚费、灯火竹炭银钱,另外还有养廉银,这些费用相加,比年薪还多,包画付表兄四金,相对来说自然显少。于是,先生以慷慨之心度其子之腹,并以亲身事例斥其子。私家小事,实则无足轻重,但先生上纲上线,几近苛刻严加责子,一展严于自律、宽厚待人的长者风范,体现出对大妹的尊重和关爱,目的就是让包画必须善待阿辛,以宽其母,以礼力尽晚辈之孝,拳拳之心跃然纸面,令人肃然起敬,令我油然而生更多的感悟。

《论语·为政》孔安国说:“言其有令德,善事父母,行己以恭,言善事父母者,必友于兄弟,能施有政令。”意为,一个人如果孝行家族,必然可忠于国,故古人存有:人行大节,首在忠孝。事实上,古往今来,能忠孝两全并不多,先生则不然,家书字里行间虽说人情世故,但教儿知恩图报的倾诉,本质上多体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“礼”的维护,凸现出对“国”的忠诚。先生



包世臣 书法

取之其书学理论文章《历下笔谈》

相国罢免徐州、扬州、六府360万银两摊征之举。嘉庆十六年秋,先生佐两江总督张白龄治河,采取临工决盖之策,旬日使袁浦板闸(现属杭州)和淮安一带一百多万居民免于水患。

嘉庆二十年,江淮大旱,先生在白门(南京)奔走呼号,力倡捐赈于民,使南京九万饥民得以活命。先生一生,多为民赈灾之苦累,在江南一带深入人心,均以先生为楷“好学子弟皆习世臣”也。

鸦片战争前,先生多次著文阐述鸦片对民之危害,力陈禁烟。道光二十一年(1841)林则徐再度赴广州禁烟,林则徐专程取道江西南昌访问先生,讨教如何禁烟抗英之策。先生耳背,以笔与林则徐交谈一番,建议“止浊必澄其源,行法先治其内”,慷慨陈词力陈主张林则徐组织水师,加强长江要塞防务,以阻英军入侵。

道光二十二年,英军再犯白下(南京),先生连夜作《歼夷疏》提出抗夷之策,主张只有坚决抗击,方能振威国朝,一洗雪耻……类似以上事例不胜举……故我县著名学者胡朴安先生在其著《包慎伯先生年谱序》中大声呼喊:“先生并非一县之人,实天下之人,非一世之人,实万世之人也。”

读完家书,掩卷再思,先生作为清朝底层寒士,学者,竟然怀有如此高尚情操,联想当今社会一些人经受不起金钱与权势的诱惑,做子女的负恩忘情,嫌弃父母,丢失人伦;做商人的见利忘义,以假充真,伤及人命;做官吏的以权谋私,贪赃枉法,腐败堕落,仍不知廉耻的行径,丧失了一个人起码的道德标准,丧失了一个人应有品质素养和人格底线,给国家、给社会、给家庭甚至本人,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,多么令人感叹。

无需多言,我写这篇文章的意义和价值也许就在其中吧。

出身底层寒士,家境贫穷,尤悉“官场之情伪,穷惨之疾苦”,其一生无论为官、为宦,或幕僚,均身怀忧国爱民之心。

嘉庆十三年,先生赴杭州袁浦交游,获民众正在承受徐州、扬州、六府摊银之征当口,获知国朝两相国爱心觉罗长文献公和戴文端公负责摊征事务,以拜访为名,凭借“三寸不烂之舌”,力陈“官场之情伪,百姓之疾苦”事实,为民请愿,终便二